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序

同邑汪君衮父夙治聲音訓詁之學又工詞章今之孔顨軒孫淵如汪容甫也篤嗜楊子法言嘗爲之疏證刊行已二十載矣嗣病其未盡善重加改訂增益十之六七辛未夏余再度東遊君任駐日公使在使館出視其藁才成三卷余謂君可稱仕優則學者也君笑曰當今之世仕奚能優將舍之而專事於學未幾挂冠歸寓舊京距余居十里弱承不鄙棄每草就若干葉即馳伻送余商榷月必數往復偶有獻替泰半采錄迺者全書告竣屬弁一言爰爲之序曰漢自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尉律定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風聲

所樹涂徑斯開故楊子辭賦家而兼通經小學有淸自康
乾間迭開博學宏詞科乾隆又開經學科又開四庫館文
治休明軼炎漢而上故君生晚近而猶得仰沐餘風是書
如吾子之虎別及紵絮問道之堯爵五百之載魄重黎之
無妄明其爲用京房易淵騫之俠介孝至之蝎虎明其爲
用歐陽書學行之螟蠕及考甫吾子之夏屋修身之圃田
先知之東征及述職孝至之關雎明其爲用魯詩先知之
實予孝至之邵陵明其爲用公羊傳凡斯之屬參攷互證
塙然見師承之所在是乾嘉諸老遺法也學行之桐子爲
僮子吾子之愛身爲籰身狴案說文無狴犴爲批扞枯澤爲涸
澤無擇爲無殬修身之糟莩爲糟孚捽茹爲啐茹問道之

礙諸爲凝諸問明之諄乎爲孛乎儃舜爲嬗舜寡見之好假爲好瑕沖天爲衝天五百之闕百爲毌百噫者爲意者如單爲而殫先知之政核爲政覈重黎之時溦爲時憿擅泰爲嬗泰勿乎爲留乎伎曲爲駮曲腊肉爲醋肉拕欲爲拕技淵騫之俠介爲夾介無悟爲無語愀如爲湫如君子之巫鼓爲誣鼓孝至之緼絮爲蘊絮五兩爲五緉蠢迪爲蠢妯純纘爲純繪自序之幽弘爲幽宏諸範爲諸笵明乎其爲正叚吾子之確乎爲塙乎帡幪爲屛幪修身之犒師爲槁師問道之耾耾爲谹谹問神之能嘁爲能諴寡見之樓航爲樓杭五百之幹楨爲榦楨先知之作昞爲作炳不鐸爲不礐重黎之灞上爲霸上虎捌爲虎斵劃虎爲摩虎

淵騫之傷而爲惕惕而堙谷爲塱谷皓皓爲晧晧君子之侻也爲娩也俍乎爲皇乎明乎其爲正俗此類詳審上下文義一準諸許書亦乾嘉諸老遺法也說文爲許氏一家之書非欲以是爲天下繩尺故今古文不盡兼錄又傳刻遺奪經典中如由希兇安等字皆不載許引楊子說凡十二字蓋即訓纂篇中文而太玄法言方言中其字爲許所不錄者頗夥爲俗字抑爲古文奇字惜無人專輯一書而攷證之其他辨異文補舊注一字務求其來歷一義務取其旁通如修身之善惡混本世碩問道之亡愈本繁露重黎之三擅本史記淵騫之非夷本誠子書既得其依據又引美新聽聆以證五百聆聽引難蓋天八事及豫州箴以證重黎應難及屛營引太玄以證君子晬而及自恣使一家之說互明引張騫傳等以明問道之反自炫形爲反身幻形引說苑以

明重黎之自令之爲鮑白令之引子華子以明先知之不
抎引說苑墨子等以明重黎之幷榦及葛溝使古書皆爲
我注腳實事求是隨在見漢學家師法同一衝衝而問明
爲往來無定五百爲思慮不決同一蠢迪而孝至爲動擾
自序爲作爲同一評淮南之出入而西京雜記所載爲賞
其文辭君子爲裁以義理李弘範標剌莽之辭今更考莽
傳以充其類秦敦夫覆治平之本今又據原刻以訂其譌
前者得其大通後者具見細緻楊書本以擬經今卽以治
經之法治之匪惟功臣抑亦知己也已宋人不明經小學
妄議其以艱深文淺易使得是書而讀之有不怡然理順
渙然冰釋者乎然安知其不於正叚正俗之辨反目爲怪

異博引旁證之處反譏爲瑣碎乎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不幾有同慨乎漢書本傳云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王邑嚴尤謂桓譚曰雄書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余非君山然決是書之必傳無疑論衡佚文篇云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今余名屢見書中方自謂厚幸而蜀志秦宓傳云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余非仲元則又將引以爲愧爾癸酉閏五月吳縣胡玉縉識於舊京之䰾高時年七十有五

右序遞去袞父已病飭其三世兄慈明齎函謙謝並詢梁四公記中事已非親筆猶憶前數年欲爲說文義疏

屬余開列應采書約三百餘種以購求費不貲而止時
丁氏詁林未出也今年四月余謂丁書雖陋可備翻閱
法言義疏畢盍從事說文則謂說文非十年不爲功將
撰韓書外傳疏證余謂陳璪書無傳本陳士珂書太略
近人楊氏書未知何如君作必勝袤父亦頗自負執意
是書甫成病竟不起余挽聯所以有楊幸韓不幸之語
也此袤父近十年之志向人或不知爰屬慈明附刊於
序後九月玉縉記

法言義疏後序

楊子以希聖之資遭五百之會所爲法言繼迹孟荀次於經傳徒以義訓奇佤文辭簡奧學者失其句讀迷其旨趣注家自李弘範右道左儒已非楊子之義至令朱元晦疑其全出黃老詆爲腐生不亦誣乎袞甫先生早治此書中歲爲之疏證已行於世年過五十隱處燕都復取李注本更加斟酌改題曰義疏以付上海書肆刊之倭寇之禍并稾本焚焉先生彊志絕人記誦無失自力疏錄歲餘復完謂所親曰此書竟成雖死無憾已旋卽寢疾旬餘而卒用思困神信有之與楊子値漢道中微巨君浞夏以容默處當世以空文垂後來先生亦値海水羣飛九州麻亂雖名

奉使實等乘桴辰告遠猷曾無省錄譽滿天下無過以文
采見稱世但見晚歸好時迹同陸賈之優游豈知老託玄
亭心希楊子之寂寞哉然楊子之書歷千載而得先生爲
之疏釋皦然如晦之見明則先生之心後世亦必有知者
誠可無恨也侃以頑質弱冠獲交於先生之弟旭初久乃
以論韻承先生俯與商榷又以篇什獨蒙獎藉爲之延譽
往歲避兵北行數得請見曾以疏稾數卷委侃平定且命
爲序因循未成而先生沒諸子亟刊遺箸未久畢功旭初
令綴語篇終以踐宿諾侃媿非君山之知顧執侯鋪之禮
撫斯青簡如接音徽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昭陽作噩秋
九月後學蘄春黃侃

法言義疏自序

光緒己亥庚子之際余官京師嘗以所爲法言疏證就正於鄉先生葉鞠裳太史太史以爲說楊氏書者未能或之先也宣統辛亥之夏印行於世疏證十三卷本是也久之版絕曾舍弟叔初主講中央大學文學院授周秦諸子遂及法言思得余書爲憑藉書請再版乃復加校閱謬誤疎漏不可勝數初就原書有所增損已而緻然重作官事無閒或經歲而成一卷棄之篋衍久矣辛未之夏歸臥舊京乃得庚續舊稿積半年之力成書八九卷併舊稿陸續寄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閘北之變館毀於火余稿燬焉而德意志漢堡大學聞余有是作介北海圖書館來請分惠

不得已舉殘稿寫貢數卷付之於是收拾放逸更定體例嚴訂程課爲之不輟始余書惟疏正文不列舊注及後細觀李祠部注雖時或右道左儒失子雲本指而古言古義往往而在有不可廢者乃兼存李注並爲校釋迄癸酉閏月成書二十卷名曰法言義疏昔溫公自序集注謂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余之淺陋何足以望溫公然於是書用力之多其甘苦亦頗有與昔賢相似者世事日新學術變革居今而爲此業將爲識者所笑顧此亦愚心所安庶來者之擇焉而已

癸酉閏五月吳汪榮寶

目錄

法言義疏一

吳　汪榮寶撰

學行卷第一〔注〕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

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音義本標題如此論語學而皇侃義疏云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爲先也按法言象論語故亦以學行爲首矣十三篇皆取篇首語二字爲標目

法言治平本題揚子法言在學行卷第一之上按論衡案書云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子雲自序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是此書作意在於糾繩諸子故更立名號明非諸子之傳則舊題法言上有揚子者後人妄加也詩大題下孔穎達正義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

案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下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魏晉之儒如何晏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在上尚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紀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然則小題在上大題在下乃經典通義班書陳志並猶取法況子雲此書本象論語其例不容獨異則舊題法言在學行之上者亦非也名曰法言者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法今文省按引伸爲典則之稱爾雅釋詁云法常也論語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荀子大略云少言而法君子也此子雲名書之旨也　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儒家班自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則法言在漢世乃與太玄樂箴同爲一書初不別出單行此子雲所自爲詮次以成一家之言者故謂之揚雄所序序者次也其自序一篇當在此三十八篇之末爲揚書之總序漢書揚雄列傳即全錄此序爲之故贊首云雄之自序云爾與司馬遷列傳篇末遷之自序云爾文同遷傳乃全錄史記自序則此傳亦全錄楊書自序可知惟傳末法言

文多不著獨著其目以下云云乃班氏所增益故顏師古注云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蓋自序既爲楊書三十八篇之總序則法言十三即在本書何有更著其目於序末之理故師古所謂自法言目之前者決非彙包法言目而言而自謂法言目在外也段氏玉裁書漢書楊雄傳後云雄之自序云爾自是總上一篇之辭若法言序目前既云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矣又何必贊此語師古注亦曰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師古正恐人疑爲結法言序目之辭故辨之曰法言目之前皆是傳首序世系師古注曰雄之自序譜諜蓋爲疎謬是師古以班傳皆錄雄自序甚顯明班氏錄雄自序爲之傳如文心雕龍所云太史公錄司馬相如自序爲之傳也鄭仲師注周禮遂人職云揚子云有田一廛仲師卒於建初八年於時漢書初成仲師未必見實用自序語漢書記雄之年壽卒葬皆於贊中補載而不繫諸傳與他篇體例不同則傳文爲錄雄自序不增改一字無疑唐初自序已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顯之宋洪容齋隨筆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其謂方言非子雲書非也其直稱班傳爲自序則是也按若牌此論可謂明辨以析惟謂雄之自序云爾爲彙包法言目而言則爲誤解顏注蓋顏意以贊首一語緊承傳末備載法言目以

後苟不加別白則似班氏所附益之法言目亦爲雄本自序之文故特著此注以明傳末所載法言目不在贊首所謂自序之內非爲恐人誤解自序爲專指法言目也假如段說則注但云以上皆雄本自序之文足矣何必別異其詞斷自法言目之前爲自序文耶此由段不悟自序爲楊書三十八篇之總序而疑其嘗有單行之本故云爾實則古人自序皆附見所著書末史漢論衡猶可考見未有無所附麗單行一序者唐初楊書三十八篇本雖已無存而不得謂太玄法言舊本絕無附錄此序者詩伐檀孔疏稱揚子云有田一廛亦不以爲漢書正與鄭司農注周禮同爲引用自序語耳師古既以傳首所序楊氏世系爲疏荀非親見自序必不輕信其爲出於子雲則段所謂唐初序無單行之本師古特就贊首一語推之者亦聽說也

楊雄字今相承從手作揚段又云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序其受氏從手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又似從木雄自序必是唐以後僞作雄果自序其受氏從手不從木爲漢書音義者必載其說即晉義不載師古注必引用何唐以前竝無此論至宋而後有之且班氏用序爲傳但曰其先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閱考左氏傳霍楊韓魏皆姬姓國而滅於晉羊舌肸食采於楊故亦稱楊肸其子食我亦稱楊石漢書地理志

河東郡楊縣應仲遠謂即古楊侯國說之左傳漢書家未有謂其字從手者則雄何得變其受氏之始而從手也修與雄姓果不同字斷不日修家子雲以敢臨淄侯之歎笑修語正可爲辨僞之一證造僞自序者殆因班傳無它楊於蜀一語師古注同云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不言諸楊姓者皆從木與雄從手異也廣韻從手揚字之下不言姓從木楊字注云姓出弘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尙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氏近時字書又以此語係之從手揚氏之下自爲揚雄自序是又非貢父所見僞自序今貢父所見僞自序不知存否而據班贊則班傳之外別無自序其謂雄姓從手者僞說也王氏念孫漢書雜志云念孫按若膺之論致確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於一篇之中明監本則皆改爲揚其分見於各志各傳者景祐本汪本毛本從木者尙多而監本則否余考漢鄖中鄭固碑云君之孟子有楊烏之才烏即雄之子也而其字從木則雄姓之不從手益信矣桀按同聲通用古書常例託名標幟尤無正假可言謂雄姓從手與楊不同斯爲妄論必以作揚爲謬亦乖通義今所引用悉依原書楊揚竝施無取膠執也藝文類聚四十御覽五百五十八引揚雄家牒云子雲以甘露元年生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坂上所厚沛郡相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

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郡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李軌

注 音義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都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注按經典釋文序錄云爲易音者三人李軌字弘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玄應一切經音義引李洪範弘作洪隋志晉泰始起居注二十卷晉咸寧起居注二十卷晉泰康起居注二十卷晉咸和起居注十六卷均李軌撰凡六十七卷此音義泰寧二字乃咸寧泰康之誤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注〕

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 學行之上也者荀子儒效云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言之次也者左傳襄公篇云其次有立言孔穎達正義云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逸有言論語稱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其言尚存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誼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史傳及制作

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教人又其次也教者中庸云脩道之謂教脩身云以善先人者謂之教然則教人未有不本言行者此則諸言行而云教謂彼時經師以教授諸經爲業者也論衡書解云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立言即一著作之儒教人即說經之儒教人者已無所作而惟述師之說以爲傳授故又次於立言也光說亦謂文儒高於世儒其義同也咸無爲爲衆人者淮南子脩務高誘注云衆凡也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羨久生人羨久生云云者說文羨貪欲也音義好學呼報切下同凡人之貪久生將以縱欲而已若有人學而自知不足而願得縱須臾無死以益其炳燭之明亦君子愛日以學之意宜若可以好學許之也未之好也學不羨者詩皇矣云無然歆羨論語云君子之於天下也無莫也鄭玄注云無所貪慕司馬光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注〕不在茲也言在仲尼也仲尼駕說

者也不在茲儒乎〔注〕猶傳也茲此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金實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天之道謂若易春秋所垂教聖人微言之所在也論語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何晏集解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劉氏寶楠正義云集解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寶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然則天道者易與春秋之義也不在仲尼乎者論語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春秋憲章文王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禮樂制度損益三代亦文王之法也仲尼篤說者也者說

文駕馬在輗中方言稅舍車也經傳多以說爲之詩甘棠召伯所說定之方中說于桑田碩人說于農郊株林
說于株野蜉蝣於我歸說周禮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又趣
馬掌駕說之頒是也實皆挩之假說文挩解挩也說駕本謂舍車因以爲休息之喻諱言死則亦曰說駕史記
李斯傳云吾未知所稅駕也謂未知死所也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云將稅駕於此年謂將死於是歲也然則仲
尼駕說猶云仲尼既沒古也矣字多互用詳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駕說者也猶云沒矣文選潘安仁西征賦
江文通雜體詩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善注三引此皆作仲尼之駕稅矣文異而義同也不在玆儒乎者謂仲
尼沒而斯文之傳在今諸儒也淮南子要略云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
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藝文志云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
尼以重其言如將復駕其所說云云者音義復扶又切按復駕其所說謂脩聖道於孔子既沒之後譬復駕
其已舍之車有若孔子復生然也音義引柳宗元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按周禮小
宰鄭玄注云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賈公彥義疏

云以木為舌則曰木鐸以金為舌則曰金鐸淮南子時則高注云鐸木鈴也金鐸口木舌為鐸所以振告萬民也
論語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安國注云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按即所謂制春秋之義以
侯後聖也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者欲其宣揚聖人制作之義亦如奮木鐸以警衆也 注駕傳也按此妄人所
改西征賦弔魏武帝文注再引法言此文李軌注稅舍也是弘範不以駕說為傳言可知今各本作駕傳也乃
校書者誤讀說為如字又因後注儒言如此儒誤作傳逐以駕說為傳言而妄改此說舍也字為駕傳也字以
傳合之耳 注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按仲尼常在乃釋復駕所說之義謂已舍之車復御無異聖人未
沒弘範之不以駕說為傳言益可證明而此注更有傳言字者古從需之字或書作焉易既濟繻有衣袽子夏
作譙孟郁修堯廟碑譙術之宗假濡為儒而書作濾焉專形近易誤儀禮聘禮鄭注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釋
文繐劉音須一本作繻蓋此注書儒為僞傳寫者少見僞遂誤為傳矣儒言如此承金質其口木質其舌而云
謂訴儒能立言如此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

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注〕礲錯治玉名礲而錯諸質
在其中矣否則輟〔注〕長輟猶言不爲耳否不也輟止也
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學無益也如質何者謂材美者無恃於學材下質者學無所施也
說苑建本云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論語云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圬也王肅注云喻雖施功猶不成也皆學無益於質之喻此文當兼備此二義也未之思矣明世德堂五
臣注本作未之思也宋咸云苟思矣何無益焉按訓或人之注爲此言乃不思之過非謂學而不思故無益也有
刀者礲諸云云者音義礲諸盧紅切按說文礱礳也又厝厲石也引詩佗山之石可以爲厝經傳皆以錯爲之
音義焉攸於虔切下焉知同爾雅釋言云攸所也刊馬云雖有良金以爲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
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礲而錯諸質在其中者謂材美者學則增其智其下者亦以愈其愚質在其中
云者明有益於用而無傷於質否則輟即不礲不錯焉攸用之義重言之者明學不可以須臾已　注礲錯治
玉名按治平本作治之名世德堂本作石名也皆誤今依淳熙八年吳郡錢佃重刊元豐國子監本訂正　注

長輟猶言不爲耳按各本皆無此語今依錢本補各注
輟止也按爾雅釋詁輟已也已止義同注此章各盡

其性分而已按章乃言之誤言各盡其性分而已乃釋
否則輟之義司馬云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復能

進益光大也即
李義之引伸

螟𧕅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注〕肖類也蜾蠃遇螟𧕅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

此章乃用
詩義以明

教誨之功之大也螟𧕅之子云云者音義螟𧕅上音冥
下音靈殪於計切蜾蠃上昔果下郎果切祝之之又切

螟𧕅今毛詩爾雅皆作螟蛉此作𧕅蓋魯詩異文陳氏
喬樅詩經四家異文考云𧕅與蛉同如蘦落亦作零落

按說文𧕅蛉異字亦異物𧕅螟𧕅桑蟲也蛉蜻蛉也則
螟𧕅字以作𧕅爲正說文殪死也釋名釋喪制殪翳也

就隱翳也蜾小篆作蝸說文蝸蝸蠃蒲盧細要土蠭也
重文蜾從果又說文訓詛也經傳通作祝又說文肖骨

肉相似也詩小宛云螟蛉有子贏蜾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法言此文全本此詩爲說祝之云云即負之之

謂久而背之即似之之謂毛訓負為持鄭箋以為負持而去煦嫗養之馬氏瑞辰毛詩傳箋通釋據夏小正正月雞桴粥傳桴嫗伏也讀負為伏而通之於孚謂負之即孚育之解最精當鄭云煦嫗養之實用嫗伏之意惟不云負即是伏而增持去字說之於義轉紆此文祝之曰類我類我即象其嫗伏之事取蟲聲以為形容耳式穀似之毛傳無文鄭以似之為似蜾蠃謂今有教誨汝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近人說詩者又以似當讀為似續之似而訓為嗣以似之為似留子謂嗣有汝之萬民其辭支離殊不可通法言此文則以蒲盧之孚育桑蟲使其肖己為與人當教誨其子使其象賢古謂不肖為無似此以肖釋似最為通義似之謂似己也之字即指教誨者自身而言朱子集傳所謂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者其義本此如此設詩不特上下四句事理同一且與首章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下章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均相貫通子云於詩多用魯義本篇正考甫當睎尹吉甫矣吾子夏屋之為耕穡先知周公東征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孝至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皆是疑此文云云即本小宛魯故古人以為鷵屢之屬純雄無雌不能生子謂之貞蟲莊列淮南俱有其文純雄無子故必取他蟲子養之為己子因而有祝變之說陸璣草木鳥

歐蟲魚疏云蜾蠃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或書簡筆筒中七日而化爲其子里語曰呪云象我象我莊子天運
司馬彪注云取桑蟲祝使似己張華博物志物性篇亦云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與阜螽子呪而成子陳氏
喬樅魯詩遺說考云茂先引詩十月之交用魯詩文則此亦魯詩也自陶弘景本草注始云細腰土蜂之作房
者自生子如粟米大捕草上青蜘蛛滿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其入蘆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因以前
人說詩言細腰之物無雌教祝青蟲變成己子者爲謬其後掌禹錫本草注嚴有翼藝苑雌黃蒗彥辰聞辨新
錄葉大慶考古質疑范處義解頤新語戴侗六書故楊慎丹鉛錄王廷相雅述篇均從陶說而羅願爾雅翼謂
陶說實嘗物理箋疏及子雲之語疏矣近人考訂此非者皆以目驗所得益信舊說之妄王氏夫之詩經稗疏
云蓋蜾蠃之負螟蛉與蜜蜂採蜜以食子同物之初生必待飼於母胎生者乳卵生者哺細腰之屬則儲物以
使其自食計日食盡而能飛一造化之巧也釋詩者因下有似之之文遂依附蟲聲以取義蓋蟲非能知文言
六義者入人之聽之勞躬相似耳彼蜾蠃者何嘗知何以謂之似何者謂之我乎物理不審而穿鑿立說釋詩者
之過非詩之過也孫氏縱答潘仿臬論螟蛉蜾蠃詩云因所見而類推之細腰之有子是卵非化了無疑義也

人見蟲入蜂出遂疑為化生又因其鳴聲之似而撰為祝辭以緣所見其為是聲者乃結房如管不取蟲之蜂又蜂次結房取蟢子與擭取螽斯埋地之蜂其聲相近而較低古人倚其聲以命名若蜾嬴若蠮螉若蒲盧皆類我之轉也擭取桑蟲之蜂不聞有鳴聲說者比類傳會且以概天下之細腰蟲有雄無雌雖原本於莊列庸可信乎以上諸說皆得之實驗者然亦非絕無異論李含光本草音義云呪變成子近亦數有見者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細腰者化今目驗知未盡然惟一種入竹管中嘗營其封有青蟲數枚未見其子古語所云或指此也桑按詩人託物比興以意取象不須盡符事實必執物理求之斯乃高叟之固至法言此文則亦姑據傳說以資罕譬夫蟲之不能人言恆情所曉寧俟參以目驗始悟其妄故知類我之云但取託諷無關博物以此為病豈復通方之論然則船山所識子雲問不受也文選劉伯倫酒德頌李善注引此文作螟蛉之子蜾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無殄而逢三字又祝之曰類我類我御覽九百四十五引作祝曰類我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者藝文志云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顏師古注云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云七十又儒林傳云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注云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注]切磋琢磨名譽以崇

按孔子世家云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而仲尼弟子列傳云受業身通七十有七人今考弟子列傳自顏回至公西蔵凡七十七人漢書地理志亦云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又今本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篇末云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而弟子列傳司馬貞索隱云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惟文翁孔衍圖作七十二人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是可證史記漢書家語皆七十七人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當據弟子列傳正之孟子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此皆舉成數言之耳是也酒德頌注引此文作速哉二三子之化仲尼也按游夏大賢猶不過得聖人之一體七十子學有淺深材有高下豈得盡皆仲尼則作二三子者於義爲優二三子之皆仲尼謂若冉牛閔子顏淵具體而微 注皆類至於是按酒德頌注引此文李軌注云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皆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三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與今各本絕異知弘範舊文爲後人改竄多矣

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注〕上士聞此五者勤

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前文云纔而錯諸質在其中矣纔錯皆治也而後文云學者所以

修性也修亦治也學記云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皆謂學以治之也學而不思則罔故思以精之說文

精擇也本書寡見云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云朋友以磨之磨亦治也學記云相

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摩相切磋也陸德明釋文本或作靡按摩靡皆磨之假說文作礱石也磑也引伸爲研治

之稱不以人爵爲貴故名譽以崇之孟子云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生無所息故不倦以終

之按此節論爲學之本末學以治之義雖可通疑當作學以始之與不倦以終之文義尤相應也治始形近易

誤史記夏本紀來始滑索隱云古文尚書作在治忽可證一年視離經辨　始學之事也九年知類通達強立

而不反不倦之德也始於學終於不倦所謂念終始典于學學者之能事學矣　注上士至好也按老子云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

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注〕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云習周公者以孔子所習詩書禮樂多周公之書也劉氏寶楠論語述而正義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致治太平制禮作樂魯是周公之後故周公禮盡在魯夫子言舍魯何適又歷言從周故綴周之禮其修春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與周公制作之意同也顏淵習之孔子者莊子田子方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羿逢蒙分其弓云云者音義羿五計切逢蒙蒲江切按說文羿射師經傳省作羿逢蒙漢書人表藝文志王襃傳均作逢門荀子王霸正論諸篇史記龜策傳均作讒門莊子山木作蓬蒙呂氏春秋具備作讒蒙惟孟子離婁作逢蒙與此同世德堂本作逢蒙兪氏樾平議云分字之義不可通當讀爲羿正與下文良拾其策般投其斧

一律按說文分別也別分解也後漢書寇恂傳今日朕分之章懷太子注云分猶解也說文弛弓解紘也分弛

同訓解則分弓猶云弛弓矣左傳哀公篇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注云鄭無恤王良也孔疏云古者車駕四馬御

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於書傳多稱之說文拾釋也策馬箠也音義般音班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

小斂般請以機封鄭注云般若之族多技巧者字亦作班孟子公輸子之巧趙岐注云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

也亦作盤墨子公輸云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是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魯公輸般字若輿鄭公子班字

子如同義若猶如也說文投擿也又斧所以斫也司馬云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鄉使拾

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烏有不可也處一焉而已者吳祕云或人謂有道之名有藝之名有名無二川有瀆云云

者釋名釋水云天下大水四謂之四瀆江河淮濟是也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說文嶽東岱南霍西華

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至又說文蹤越也能蹤各本作不能蹤此據音義妄改音義出不能蹤也云

俗本脫不字諸本皆有今按李宋吳本皆無不字觀各注文可明兪云也字古通作邪荀子正名其求物也養

生也粥壽也楊注也皆當爲邪問之辭今依此讀之衆人所能蹤也猶曰衆人所能蹤邪雖無不字其旨亦同

疑楊子原文本如此其有不字者乃後人不達古語而臆加之音義所斥為俗本者轉是古本矣按不逾說是也
此破或說齊等周孔於羿逢蒙諸子而設喻以明之作反詰語自較正言尤驗言川之大者為瀆山之高者為
嶽衆人之名猶山川聖人之名之高大猶嶽瀆嶽瀆非山川所能竝聖人之名豈衆人所能及耶　注言諸賢
至升也按此為李本無不字之證宋咸云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
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山川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
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不詳之楊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
但依誤文以為之解反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儀謂楊此文以嶽瀆為易踰不足
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為非矣楊豈首尾自相反如是耶兪云今按正文初無如天之說李氏增益其
義誠非楊子雅意然宋著作謂其依誤文為解則非然也李云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則其
所據本作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明矣使無不字何以有天不可升之說哉推尋李意直以論語有他
人丘陵仲尼日月之說疑嶽瀆未足擬聖人之高大故必極之於天然後見人之不能踰也以是言之李本當

有不字宋氏糾之反爲疏矣按曲圜此說實爲誤解李注正惟李所據本無不字而讀也如字故不得不以嶽瀆爲譬羿逢蒙良般雖高且大猶復可度可登而別以天不可升譬聖人之道爲子雲言外之意假如本作不可驗也又何必更增此義然則李本固無不字但李未得其說耳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注〕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覯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注〕鑄之令殆庶幾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注〕踧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世言鑄金云云者說文鑄銷金也史記封禪書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又云樂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漢書劉向傳云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又淮南王安傳云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僊黃白之術關尹子四符云譬如金之爲物可令異金鑄之爲一金是世有鑄金之說音義鑄與音余下同按世德堂本凡音余之與皆作歟吾聞覿君子者云云者說文儥見也經傳皆作覿爾雅釋詁云覿見也吳云楊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荅以鑄人按本書君子云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與此義同孔子鑄顏淵者司馬云借令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它物爲黃金何以異此或人蹴爾云云者音義蹴爾子六切按說文敊愁然也此經傳通用蹴注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音義五石俗本作玉石誤按抱朴子登涉云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注鑄之令殆庶幾按繫辭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注蹴爾然貌按論語君在蹴踖如也馬融注云蹴踖恭敬貌也注旨美也按說文旨美也從甘匕聲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此章與善惡混之說相爲表裏乃子雲論性之獨見法言要義之所在也修世德堂本作脩下皆同廣雅釋詁云修治也書洪範云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按本書修身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

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是修性者長善去惡之謂學則正所謂修其善爲善人否則邪所謂修其惡爲惡人也子雲論學推尊孟子以爲知不異於孔子而其論性則不取性善之說乃與孟子所斥或說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相似故程子以子雲爲不識性而近儒爲孟子之學者又推闡荀楊論性之旨以爲二子之言似異而實同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荀楊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即後儒所謂氣質之性但不當遺義理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楊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愚謂東原此論實爲誤解子雲但言性善惡混不言性惡而此文所云學則正否則邪者乃謂性必修而後能長善而去惡非謂性本惡而不學則不善也蓋子雲之意以爲人之性中有理有欲理勝欲則爲善欲勝理則爲惡理欲之消長則視人之所以修之何如存理以遏欲是爲修其善窮欲以滅理是爲修其惡而性何見則見之於心知百

體之運行是爲視聽言貌思修性之效於何求則求之於博文約禮之事是爲學學記云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朱氏彬禮記訓纂引戴嵒隱云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此爲善解子雲之言太玄玄棿云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此云學則正否則邪卽有法無法之謂然則子雲固謂此五事者性之見端則得其正而免於邪不學則反是而未嘗以發此五事者之本體爲邪必以學之力矯之而後正與荀子之以人性之本然爲惡而善乃全由於後起之人爲者其立論之根本絕不相同也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而語其目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子雲釋克己之義曰勝己之私之謂克見本書問神朱子論語集注云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卽用子雲語己不能無私由於性不能無欲欲不必惡而縱欲卽惡縱欲之念亦與生俱來驗之於日用之視聽言貌思而其端立見故必有以節之使五事皆得其正而後性乃有善而無惡是之謂克己是之謂修性禮在於是卽學在於是然則子雲之論性與孔子無所不合而不得謂其遺義理而以爲惡也亦明矣蓋孔門論性無不兼理欲而言卽無不以存理遏欲爲治性之要未有離

目鼻口心知百體以爲性者故亦未有捨容貌顏色辭氣以爲學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
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
事又云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
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此於子雲之言若合符節而以之爲不識性則其所謂
性者非儒者之所謂性也阮氏元性命古訓云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有血氣無心知非性也有心知無血
氣亦非性也血氣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既有血氣心知之性即有九德五典五禮七情十義故聖人作
禮樂以節之修道以教之因其動作以禮義爲威儀威儀所以定命定如詩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定能者勤
於禮樂威儀以就彌性之以祿不能者情於禮樂威儀以取棄命之禍亂是以周福前聖繼古訓皆言勤威儀
以保定性命未聞如李習之說以寂明通照復性也文達此論曲暨旁通深協經義知此則可見子雲之學
之醇乎醇而不疑其擇焉而不精矣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愼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注〕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注〕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者音義桐子音通與侗同亦音同未成人也漢書曰毋桐好逸按讀桐爲侗義同可通然侗子連文殊無所據實卽僮子耳說文僮未冠也廣雅釋言僮釋也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韋昭注云僮僮蒙不達也經傳通用童孟子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趙岐章指云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愼則有患矣孫奭音義云桐子與童字同周氏廣業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僮蔣氏仁榮音義考證云郝敬讀書通云童通作桐安世歌桐生之桐幼釋也楊子學行篇桐子並與童侗同按人釋曰僮木小曰桐說文榮桐木也桐榮也榮從朮熒省聲熒者屋下鐙燭之光鐙燭之光則小光也故凡從熒省得聲之字多有小義爵小聲也熒小瓜也滎絕小水也嫈小心態也此皆以聲兼義

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云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與此文同義御覽六百十三引鄒子曰見日月而知衆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少觀也按鄒子乃晉鄒湛此湛書用法言語耳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治國平天下之事孔子之於弟子也四代之禮樂以告顏淵五至三無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則內而聖外而王無異道矣其繫易也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按即學爲王者事之義廣雅釋訓云伋伋惶惶勸也王氏念孫疏證云問喪云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汲與伋通問喪云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皇與惶通按重言形況以聲爲義無正字也司馬云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也朱子語類云學之爲王者事云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

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閒仲尼一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按學之爲王者事謂古人爲學皆所以學爲君非僅謂人君不可不學堯舜禹湯文武學而得志則大行其道孔子學而不得志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其爲王者之事一也

疏一終

法言義疏二

吳　汪榮寶撰

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注〕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注〕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注〕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

或問進者問仕進之道也易漸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鄭注云進士可進受爵祿也本書君子云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明或問所謂進必謂仕進也為其不捨晝夜

與者胥義爲其于僞切下爲道爲利同不捨晝夜論語子罕文彼作不舍捨正字舍通用字此設爲或人不悟荅義謬以爲仕進之道當學水之進而不已也有是哉者論語云子路日有是哉子之迂也皇疏云子路聞孔子以正名爲先以爲不是故云有是哉按驚怪之詞謂不意子之迂遠如此也此文有是哉亦謂不意或人之謬解如此也滿而後漸即盈科而行之謂劉氏寶楠論語子罕正義云法言所謂進與夫子言逝義同逝者往也言往進也春秋繁露山川頌篇云水則源泉混混沄沄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乎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既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舊引論語以證似力一節非以論全德也至法言所謂滿而後漸則又一義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即滿而後漸之義亦前義之引申按法言此文所云進自指仕進而言與孔子歎逝義別滿而後漸乃學而優則仕之驗亦無所謂前義之引申對解誤也或

問鴻漸者鴻漸易之漸文彼虔翮注云鴻大鴈也漸進也按此難滿而後漸之義謂水雖必盈科而後進而鴻則乘時而翱翔已耳必學倣而後仕則鴻漸何以稱焉非其往不往云云者夏小正九月遰鴻鴈傳云遰往也按自北而南也從我見言之曰來從其居言之曰往淮南子時則仲秋之月候鴈來高注云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又季秋之月候鴈來注云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月令作鴻鴈來淮南小戴謂之來小正傳及此謂之往其義同也又小正正月鴈北鄉傳云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北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月令鄉注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漸猶水也者言鴻之往來有候居處有常猶水之流必循理萬折必東以喻君子之仕非其道不由非其位不處也諸問木漸者此又雖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之義易漸云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然則漸不一象仕不一衛鴻漸之說即有如上文所荅者而山木之漸乃是因地利順自然以成其高疑入之仕進亦或可以勢厚爲憑藉止於下而漸於上云云者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從中下象其根徐錯繫傳云中者木始甲坼也萬物皆始於微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故木從中

木之性上枝旁引一尺下根亦引一尺故於文木上下均也言木必根深而後枝茂猶水必源盛而後流長以喻君子必下學而後上達也　注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按孟子云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趙岐注云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邠卿以仕進解達正用法言釋孟子弘範此注乃更以趙義釋法言也

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也〔注〕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

斧藻其德各本皆作好斧藻其德按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張茂先女史箴李注再引此文均無好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與選注同本書音義過呼報切之好多爲作音此獨無文是音義本亦無此字今各本有之乃校書者依論語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妄增彼文以好色爲喻此文自以斧藻其楶爲喻增好字無義今訂正音義楶音節者也世德堂本作者歟誤　注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按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郭璞注云黼文畫斧形因名云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玉藻鄭注云雜采曰藻則斧藻皆謂文飾　注楶櫨也按說文楶欂櫨也爾雅釋宮栭謂之楶郭注云楶即櫨也

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注〕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鳥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注〕奉宣訓誨聖人則異賢人矣〔注〕制立禮教禮義之作有以矣夫〔注〕言訓物者其豈徒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注〕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者易繫辭觸類而長之處注云觸動也說苑脩文引傳曰觸情縱欲謂之禽獸衆人注云凡人衆人則異乎者言所異幾希也韓詩外傳云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孟子盡心篇注云凡人則觸情縱欲而求可樂賢人則異衆人云云者白虎通聖人云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者荀子禮論云夫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詩關雎序云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者說文惪愁也經傳通作憂白虎通田獵云禽是鳥獸之總名荀子勸學云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　注是以至禽獸按曲禮之文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注]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

哀公問云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白虎通號云或稱君子者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接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於義可疑下文云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又云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又篇末云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然則學者患不求爲君子耳無容有求而不得者今云有矣夫明與睎之則是諸文相反御覽六百十三引鄒子曰博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全本此文而有矣夫作鮮矣疑鄒湛所見法言如此文選曾子建與吳季重書李注引此文作求而不得者有矣無夫字御覽六百七引亦同尤不可通明有矣必鮮矣之誤今法言各本皆作有矣夫蓋校書者習見論語若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據以妄改與上文吾未見斧藻其德妄增好字例同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

易乎曰晞之則是曰昔顏嘗晞夫子矣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注〕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嘗晞尹吉甫矣〔注〕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晞驥之馬云云者說文晞望也經傳多作希論語驥不稱其力皇疏云驥者馬之上善也音義之乘繩證切詩渭陽路車乘黃毛傳云四馬也晉書虞溥傳引此作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李注引與今本同惟晞皆作晞顏徒易乎音義易乎以豉切曰晞之則是世德堂本無曰字曰昔顏當晞夫子矣云云者此更端之辭故句首更有曰字檀弓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當學斷斯獄矣左傳哀公篇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皆其例說詳俞氏樾古書疑義舉例此文曰字俞云當在正考甫句上因或人問顏徒易乎故應之曰晞之則是昔顏嘗晞夫子矣又恐或人聞此疑夫子大聖非人所能晞故又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

甫矣楊子之意自以顯睎夫子爲主正考甫公子奚斯不過泛舉之以小見大以淺見深若其閒無曰字以別
之則漫無主賓之辨矣彙按睎之則是專就睎顏而言乃荅問之語以下三事則更自發意廣爲舉證旣非間
義所及故別著曰字以見更端至此三事雖有大小深淺之異而其所以證明睎之則是之義則同語勢貫注
無谷閒陽兪說非也汪氏中釋夫子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稱子而不成詞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以
夫配子所謂取足以成詞備孔子爲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襲以爲師長之通稱而莫有原
其始者嘗世德堂本作常不欲睎世德堂本作如不欲睎按此涉下文而衍孰槷焉者爾雅釋言云槷禁也
注正考甫至商頌按此魯詩說也史記宋世家贊云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
道契湯高宗所以興作商頌遷爲申公再傳弟子說詩皆本魯義裴駰集解云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是韓
義同魯法言多魯詩說故亦以商頌爲正考甫作毛詩那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
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國語魯語記閔馬父語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則古
文說以商頌爲正考甫得之周太師非其所作又以爲戴公時人非襄公之臣左傳昭公篇云正考父佐戴武

宣孔子世家文同今按十二諸侯年表戴公末年當周平王五年乙亥下距襄公元年當周襄王二年辛未閒
一百十七年若考甫逮事戴公雖出壽考不當至襄公時尙存此與宋世家所云不合魏氏源詩古微云考父
佐戴武宣不逮事襄公或宋襄所作惟殷武一篇其前四篇則考父作之至襄公而追錄其詩遂序以爲美襄
猶秦風車鄰駟驖錄於襄公之世而序以爲美襄公事同一例柴謂今古文說所傳各異不能強同史公博取
百家時多牴牾亦無須曲解魏說未爲允也詩崧高烝民竝云吉甫作誦潛夫論三式云周宣王時輔相大臣
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 注奚斯王魯頌按詩閟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以所作
爲作廟而詩乃史克作駉小序云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
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孔疏云其義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是
古文說不以閟宮之詩爲奚斯作據法言此文則知魯詩解奚斯所作爲作之詩與韓詩同班孟堅兩都賦序云
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奚斯魯公子也是詩公子奚斯所
作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魯脩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

作此閟宮一篇其辭甚長且甚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自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為五云奚斯所作即吉父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即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之云以作為韻故不曰作誦作詩耳漢人言詩者無不如是偃師武盧谷援揚子法言後漢書曹褒傳班固傳及諸石刻之文度尚碑太尉劉寬碑綏民校尉熊君碑費汎碑楊震碑沛相楊統碑曹全碑張遷表一一可證文選兩都賦皋陶歌虞奚斯頌魯注云韓詩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分釋二句甚明學者多訓毛詩與韓大巽毛傳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愚謂毛詩廟字必詩字之誤傳之原本必重舉奚斯所作而釋之曰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詩也剪割毛傳者盡去其複舉之文則以新廟閟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相聯為順而改詩為廟此其與韓不同之故以奚斯所作上屬者乃鄭箋之說非古說也案訓若序分析此詩句讀及以節南山諸篇釋此詩文例以明奚斯

所作之爲作頌而非作廟義極精確足證魯韓舊說之不可易惟謂作毛傳作是廟之廟字亦必詩字之誤則近之武斷毛詩與魯韓同不須強同也　文選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李注引希驥之馬　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又李蕭遠運命論注引顏嘗晞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今各本無此注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注〕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注〕耕獵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注〕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猶弟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注〕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

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注〕畫止白虎通五經云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又云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陳氏立疏證云以易尚書詩禮春秋為五經與上異蓋兼存兩說也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遂考覽六經李注云五經及樂經也子雲劇秦美新制成六經李注云經有五而又有樂故云六經也是皆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并樂經為六也漢書武帝本紀元朔五年置五經博士同經之書謂若論語孝經之屬漢時謂之傳記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是也世不嘗謂不立學官哂爾者晉義哂爾於革切說文哂笑也易嚴云笑言哂哂釋文引馬融云笑聲發策決科者漢書蕭望之傳云以射策甲科為郎顏注云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史記儒林傳序索隱引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大人之學也為道云云者孟子云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諸注云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欲按世德堂本兩也字各在為道為利字下并不權[illegible]不[illegible]云

云者說文稷刈穀也又享獻也周禮大司馬云獻禽以祭社鄭注云田止成人植旌衆獻其所獲禽也是獵饗
字正當作享經傳通用饗是稷饗已世德堂本作是稷饗也御覽六百七引亦作也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者
參辰說文作曑曟或省作參晨經傳多以晨爲曟而以辰爲晨文選陸士龍荅兄機詩李注引此作吾不見參
商之相比也又蔡子篤詩注引與今本同又引宋衷注云辰龍星也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天官書云參
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按參之正體止三星其狀平列
故謂之衡石參左右肩股數之爲七以衡石三星與罰三星併數爲六所謂參伐連體罰即伐也此連體六星
亦通謂之參或通謂之伐或兼舉二名曰參伐夏小正五月參則見傳云參也者伐星也詩小星維參與昴毛
傳云參伐也此通謂之參也考工記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鄭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此通謂之伐
也公羊傳昭公篇伐爲大辰何休解詁云伐謂參伐也徐彥疏云正以伐在參旁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參伐謂
參伐與參爲一候故也此雜舉二名也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郭注云龍爲
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按房四星心三星

尾九星通謂之大辰心當中一星尤明大色赤如火故心亦謂之大火特尊㬎大辰之名也汪氏中釋曟曑二
文云東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莫如曑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於文曑從晶大火爲
大曟曟亦從晶並象二星之形而曟卽從之故知曟曑之用該乎列宿矣胥義相比耽志切天官書云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又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正義云比近也按參屬西宮辰屬東宮此見彼伏永
不並出左傳昭公篇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日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
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故凡人事相離
反者皆以參辰爲喩此句舊解爲冒下之辭長沙章工部華云參辰喩道利參辰不相比者言爲道之學與爲
利之學不相爲謀義當上屬爲一節按章說至當可破曲闠錯簡之疑說見下文君子貴遷善云云者易益云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荀子大略云君子之學如蜺蟠然遷之晉義徙與晉余下皆同疑者別出
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趙注云徒黨也按此又承上而正告之言荀知爲道之學與爲利之學不
相爲謀則當決然去利而就道是訓遷善不能遷善訓之盡故下文又設二譬以明之世德堂本遷善者作遷

晉也者百川學海云云者廣雅釋丘云小陵曰丘說文陵大也自也釋名釋山云大阜曰陵司馬云百川動而不息故至於海丘陵止而不進故不至於山學者亦猶是矣按百川之於海丘陵之於山各相類似而百川能到海丘陵不能為山者百川能遷而丘陵則畫也御覽六百七引而不至于海作而歸於壑又五十三引畫惡夫畫也作惡夫住者　注射以決科經以策試按此八字於義未順必有脫誤　注徒猶弟子也按孟子其徒數十人趙注云其徒學其業者也呂氏春秋誣徒視徒如己注云徒謂弟子也　注畫止按論語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注云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汝自止耳非力極也劉疏云說文曰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引申之凡有所界限而不能前進者亦為畫故此注訓止

頻頻之黨甚於鶡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注〕鶡斯羣行啄穀論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注〕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楊子之所譏　頻頻之黨甚於鶡斯者廣雅釋訓云頻頻比也說文攩朋羣也經傳通用黨離騷王逸注云黨

朋也晉義鸒斯羊茹切鸒雅鳥按詩小弁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毛傳云鸒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孔疏云鸒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鳥是也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此鳥性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今本爾雅作鵯斯鵯鶋釋文出斯云本多無此字案斯是詩人協句之言後人因將添此字也而俗本遂斯旁作鳥謬甚是斯為語詞孔陸說同而法言云鵯斯者陳氏奐詩毛氏傳疏云此用詩辭以足句耳是也亦賊夫糧食而已矣者詩桑柔云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爾雅釋蟲云食節賊李巡注云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按此文云賊即以蟊賊為喻猶云蟊也周禮廩人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朋而不心云云者司馬云言朋友當以誠心相與切磋琢磨不可心知其非而不告但外貌相媚悅羣居游戲相從飲食而已愈云君子貴遝謷與參辰之不相比慝不相承頻頻之黨與惡晝之義亦不相承疑此兩節傳寫互誤楊子蓋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宴故曰頻頻之黨甚於鵯斯廣雅釋訓曰頻頻比也李軌注亦以黨比游宴釋之則與參辰之不相比慝正一貫矣至君子貴遝謷乃申明惡晝之

義遷善是不盡也今訂正如左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按書與經同至參辰不相比為一節君子貴遷善又承上而申言之至惡畫為一節頻頻之黨至友而不心面友也則別為一章文義甚明曲園不知參辰喻道不利乃以相比字與頻頻字皮傅生義謂楊子因參辰之不相比而戒人之黨比游宴然則君子之不黨不比者為皆取法於參辰耶斯為謬矣注匿怨之仲尼之所恥按論語云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皇疏引范甯云藏怨於心詐親於形外揚子法言曰友而不心面友也亦丘明之所恥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注〕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丹圭者史記貨殖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

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
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孟子云白圭曰吾欲
二十而取一又云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注云白圭周人也節以貨殖欲省賦利民又云丹名圭字也
朱子集注亦云周人又引林氏據史記以爲圭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是皆以孟子之白圭即貨殖
傳之白圭蓋本法言此文爲說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續云韓非書白圭相魏鄴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
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
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於留時乎繼存於留時尙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
與之晤對其爵之韓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毛氏奇齡說與閻氏
同周氏廣業孟子四考云白圭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樂觀時變鄴陽書日白圭爲魏拔中山文侯賜以夜光
之璧計其年且長以倍不當自名曰丹孟子呼爲吾子故圖百詩毛初晴竝言有兩白圭與孟子言者名丹字
圭不得與史強合今考韓非子云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故無水難正鄰國爲壑之證呂氏春秋審應覽有白

圭與惠施折辨語則其為另一人似無可疑然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鞅行法據竹書紀年秦封衛鞅於商在梁惠成王三十年是圭後於鞅甚明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呂氏春秋及新序載孟嘗君白圭問者於魏文侯皆稱證恐史與鄒陽之說誤以武侯為文侯也宋氏翔鳳孟子趙注補正引管氏同云戰國時蓋有三白圭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至梁之歲七十三年矣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又一白圭也孟子之書自謂治水愈禹欲二十而取一此又一白圭也三者名同而人異太史公誤以貨殖之白圭列於魏文侯時圭之言曰圭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白圭拔中山去商鞅之死七十三年去鞅為大良造亦六十三年彼何以稱及鞅哉夫拔中山者蓋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不必嘗仕宦其為時不可知也太史公誤謂與李悝並世然言圭善治生而不言仕魏則雖誤而猶未甚也要不若圭自言者之足據若孟子之白圭蓋好為高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逐利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桑按鄒陽書之白圭與孟子之白圭年代懸隔自不得謂非兩人若貨殖傳之白圭則固自言吾治

生產猶商鞅行法其非鄒陽書之白圭顯然可見正即孟子所見欲二十取一自稱治水愈禹者何以謂此又一白圭耶史記白圭傳首二語乃追敘之詳與傳末天下言治生云云文義相應所以誌生產事業之沿革時世風俗之異同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詳見漢書食貨志李克即李悝悝克古音同部故得通用傳意謂自魏文侯以來天下言治生者祖李悝以盡地力為務至白圭出而一變其術以觀時變決取舍為務於是天下言治生者亦一變其宗師舍悝而祖圭此即由農利而進於商利之說本不謂圭與悝竝世更未嘗謂其仕魏文侯也百詩以下讚史記不精又索引鄒陽書併為一談文妄意治產之圭與名丹之圭當為兩人乃以子雲鄉卿朱子林氏為謬且以史公為誤夫魏文侯與商鞅之後先不相及曾仕文侯為將相者之不得稱及商鞅稍治史事者所知何有一傳之中方謂其與魏文侯同時又稱其以商鞅行法自遷史公即彙收百家不容牴牾至此于庭謂貨殖傳之白圭與孟子之白圭當是一人所見甚是而未能明言其所以故特詳辨之白圭名丹而云丹圭者名字連稱古人常例惟多先字後名左傳文公篇孔疏云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又傳公篇疏云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是也此先名後字者按家語弟子解原亢字子籍而史

記弟子傳稱原亢籍又弟子傳商瞿字子木而漢書儒林傳稱商瞿子木又弟子傳嬌子庸疵周子家豎光子乘羽田子莊何王子中同漢書悉改為橋庇子庸周醜子家孫虞子乘田何子裝王同子中則知先名後字漢時人稱之例然也其名丹字圭者經義述聞云圭讀為黊聲近假借也說文黊鮮明黃色也從黃圭聲黊黃華從艸黊聲劉若隋壞是黃讀之黊也名丹字黊與名赤字華同義華亦黃也焦氏循孟子正義云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脩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近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為圭石之赤者為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消之此名字所以取軟焦王說異理堂為僕自序云揚季官至盧江太守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家產不過十金故或以治產相諷也吾聞先生相與言云云者文選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李注云先生學人之通稱也初學記引風俗通云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也四書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illegible]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為井田則在野矣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

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陳氏立公羊傳宣公篇義疏云因井爲市蓋始於三代以前

初作井田時民情儉樸無非尋常日用故於井田間交易非謂汲水之井也後世漸趨於文百貨交易必於都

會聚集之所因亦謂之市井榮謂井者方里之謂古者市皆別處蓋以方里之地爲之故謂之市井三輔黃圖

廟紀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爲一市此則後代都市之制廣袤倍增然正可因此以想見

三代恒常之市其地不過方里也漢書貨殖傳引管子曰士相與語仁義於宴閒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則古

有是言故云吾聞也如其富如其富者論語云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孔注云

誰如管仲之仁按法言重言如其者三見此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如其智如其智淵騫如其寢如其寢凡句

法相同者其解釋當相似故通於此而扞格於彼之說必非作者之旨僉云如其富言如何其以富也重言之

者深疾之之辭此句法本於論語之如其仁如其仁孔注增字解經頗非經旨以楊子之意推之則如其仁者

不許之也孔子於管仲但許其事功之盛而未嘗予之以仁故其意若曰論管仲者但以事功論之足矣如何

其以仁也如何其仁以仁也即下章民到於今受其賜可謂推許之至而於仁字因不一及也非楊子此文則孔

子之意不見矣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見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此與孔子之論管仲正可互明蓋若管仲者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若屈原者論其志節可也不必論其智也榮按論語如其仁之爲深許管仲義無可疑彼鄭注亦云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諸侯功濟天下此仁爲大死節小仁也義同孔注假如愈說如其仁者不許之之辭若管仲者但論其事功可也不必論其仁也則按之上下文義盡成矛盾此說斷非經旨經傳釋詞云如猶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乃其仁也劉疏以爲此訓最當蓋不直言爲仁而言如其仁明事據功業言之然此說按之論語及吾子篇之如其智於義似協以釋此文如其富已嫌不順若施之淵騫之如其寢則絕不可通是子雲亦必不訓如爲乃可知也今細繹之竊謂子雲解論語誼亦同孔義此文如其富云者其字指上文之丹圭謂士相與語不及財利若必以財利爲言則吾豈如丹圭之富也以此推之吾子云如其智者其即指屈原謂誰如屈原之智也淵騫云如其寢者其指上文淵騫之徒徒者弟子也謂兩賢得游孔子之門以揚其名豈如其弟子之湮沒不彰也如此解之於論語及本書三文似皆可通當得爲子雲本意也公羊傳隱公篇如勿與而已矣解詁云如即不如齊人語也然則以如爲誰如爲豈如

猶以如爲不如蓋古人自有語急語舒之例不可謂增字以解之必於文義未安也音義云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按集注引宋吳本及今漢魏叢書本下句均作如其義又世德堂本不重此句皆非或曰先生云云者此承上文先生相與言云云而以養生送死之事相難以見空言仁義之有所不可行也世德堂本作生無以養死無以葬無兩也字以其所以養云云者吳云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按治平本以其所以葬作以其所葬與上句不一律秦氏恩復校謂上句衍下以字陶氏鴻慶謂法言札記云以其所葬五臣注本作以其所以葬當從之此荅或人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之問故云然李注云惟義所在吳注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義也禮也皆指所以養所以葬而言溫公集注不言李本之異是李本與各本同也秦校反謂以其所以養句衍下以字文理未協恐不可從按陶說是也治平本偶脫此以字耳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注〕回邪也貞正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注〕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猗頓之富者音義猗頓於離切史記貨殖傳云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集解云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猗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按孔叢陳士義文西河當作河東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有猗氏文選賈誼過秦論李注引孔叢正作乃適河東顏其餧矣者說文餧飢也司馬云或人以為顏氏之親當不免於餧也彼以其粗云云者音義其粗千胡切司馬云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為邪壓空不改其樂為正按精貞為韻顏其劣乎者說文劣弱也按經傳以為優之反此與上文如其富如其富同義謂以精與貞言則吾以顏氏之孝為至子若言富則顏誠不能與猗頓比也吳胡部郎玉縉云此即上文養之至義謂顏豈劣乎其豈也注回邪也貞正也按說文窶寠也經傳皆通作回邪易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云貞正也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

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注〕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注〕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外物爾乃說樂也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注〕欲以此義嘲楊子也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與

紆朱懷金者音義紆朱邕俱切張平子東京賦紆紆皇組薛綜注云紆紆垂也按說文紆詘也一曰縈也續漢書輿服志云諸侯王赤綬注引徐廣云太子及諸侯王金印龜紐纁朱綬然則猶言爲侯王也音義其樂音洛下同可量也治平本作不可量已世德堂本作不可量也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李注後漢書宦者傳章懷太子注引同此皆校書者妄改惟毛本文選鮑明遠擬古詩注引作可量也爲古本之僅存者楊書多以也爲邪說見各條妄人不知也字之義遂增不字而治平本直改也爲已愈失其眞俞云其樂可量也猶云其樂可量邪與上文衆人所能踰也文法一律衆按此乃設想之辭其樂可量邪見歆羨無極之意若

增不字而讚之也如字或改也為已全失其屬辭之妙矣不如顏氏子之樂者易槩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論
語云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鄭注云貧者人之所憂而
顏淵志道自有所樂故深賢之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者呂氏春秋慎人引子貢曰古之得
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世德堂本紆朱懷金下無者字詩淵屢空之內者
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何晏集解云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
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
能知道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云案說文無屢字古祇作婁說文云婁空也則與下空字同義然下文云億
則屢中空中殊不成義當以新附屢字訓數之說為得劉疏云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毛傳空窮也引申之凡
貧窮無財者亦謂之空史記伯夷列傳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鹽鐵論地廣云夫賤不害知貧不妨行顏淵屢
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後漢賈逵傳帝謂馬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將從孤竹之子
於首陽矣是漢人解屢空皆為空匱注前說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據說文婁空連文謂古語有如此許君猶

及知之凡物空者無不明以人言則曰離婁以屋言則曰麗廔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通達無滯
亦若窗牖之麗廔闓明也終日不違無所不說並其證也案按論語以顏子廔空與子貢貨殖對舉明以貧富
為言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廔空者能久處約之驗久處約而不改其樂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所以為庶幾此
躬行實踐之美較諸泛論心德遠為深切著明平叔漸染玄風故有虛中之詁其後王輔嗣顧歡太史叔明之
徒敷暢斯旨益以寂虛遺忘大通頓盡諸辭詮釋空字斯則語涉禪悅去古彌遠曲園傳會許書衍為空明之
論義尤膚淺法言此章皆論儒者安貧樂道之學此用屢空字自亦解為數匱與集解前一說同也屢空之內
訓屢空之內樂何事也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者此明顏子所樂非他乃在得孔子而師事之以孔
子之道為至樂雖王天下不與易為眞能道顏子之樂事者明乎此則知程子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
樂留及云昔受學周茂叔每令尋顏子所樂何事舍昔賢親師樂道之義不言而故為隱約難知之說以疑學
者遠不若子雲此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有若乎者此問辭而省曰字古人多有此法說詳古書疑義舉例
顏若孔之卓之至也者論語云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注云卓絕望之辭按謂高遠劉絕瞻望也說文單高也古文作卓潘氏集箋云經義遠聞儀禮覲禮匹馬卓上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廣雅趠絕也李善西都賦注逴踔猶超絕也曹逴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漢書河間獻王傳卓爾不羣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稗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稗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據此則卓爾者形容夫子之道之超然特立故鄭以為絕望之辭也揚子法言學行篇顏苦孔之卓指此劉疏云道不外學學不外禮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立志學即博文也立即立於禮也亦即約禮也如有所立卓爾謂禮之所立無非道也顏子於博約之後服習既久故舉其所已知者以自明求其所未知者以自勉莊子田子方篇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奔逸絕塵則夫子之所立卓爾也回瞠若乎後則欲從末由也惟欲從末由故仰鑽既竭而彌高彌堅也在前可瞻而忽焉在後也此顏子之未達一間也然雖欲從末由而終是欲罷不能故夫子又言回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矣按既竭吾才欲從末由故謂之苦世德堂本無之至二字或人瞿然云云者音義瞿然音句說文䀠舉目驚䀠然也經傳通作瞿莊子徐无鬼子綦瞿

然喜曰司馬彪注云喜貌又李頤注云驚視貌音義祇其音支適也按欲從末由而仍未見其止故所若正其

所樂而已　後漢書宦者傳注引此文李軌注朱朱紱也金金印也選注分引宦者傳論及擬古詩下今法言

各本無此注　注欲以此義嘲楊子也按論衡別通云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

緣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曰貧弘範意以或人以一內外字可容通居處而言因

以內為室中之義戲言屢空之家復何所有而云樂耶故云欲以此義嘲楊子實則法言此文乃欲申論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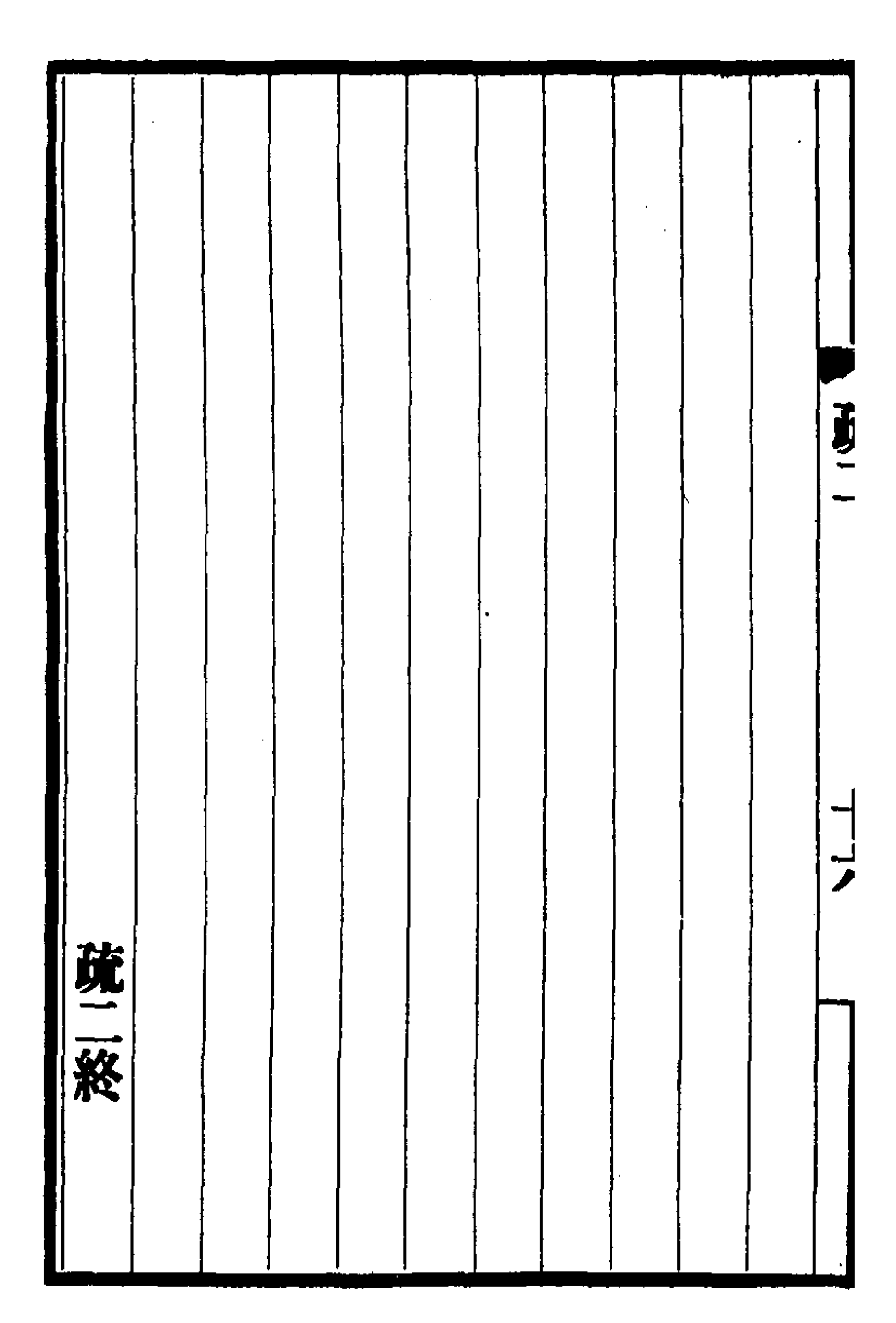
所樂何事特假問發之內者內樂之省正以屢空之過當使人困心衡慮不堪其憂今云內樂果為何義故云

諸問屢空之內以為嘲譏之詞非也

日有教立道無止仲尼有學術業無止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注〕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此別為一章與上不

屬以承或人之語之後故特著曰字以起之無止各本皆作無心音義云天復本並作無止按心止之隸形相近

而設今據訂正俞云術當讀為述禮記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鄭注曰術當為述韓勅後碑共術韓君德政張表碑方伯術職樊敏碑臣子褒術竝以術為述皆其證也述業與立道正相對有教立道作者之謂聖也有學述業述者之謂明也又按音義曰天復本心作止當從之言立道不止則為仲尼述業不止則為顏淵也李宋吳本竝作心於義難通溫公從之非是按俞說是也經傳釋詞云有猶或也言或以立道為教進而不已斯仲尼矣或以述業為學進而不已斯顏淵矣即前文睎之則是之意思力互文



疏二終